

# 旅游开发提高了民族地区居民满意度吗?

——基于对西部六省市的调查分析

黄 潇<sup>1</sup>, 黄大勇<sup>2</sup>

(1. 重庆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0067; 2.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 400067)



**摘 要** 基于西部 6 省市 16 个民族聚居地共 1 112 个有效样本, 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的定量研究工具, 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 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 且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 参与程度不深。居民对“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知名度”等正面感知强烈, 对“劳动力培训、保护当地文化”的正面感知较弱, 并且对“环境恶化、人口聚集、社会治理乏力”的负面感知强烈。在相关影响因素中, 教育、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收入会引致个体明显的感知差异, 而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影响则不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应更侧重于旅游收益分配机制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关键词** 民族地区; 旅游开发; 居民满意度; 效用分析; 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 F 5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4)04-0119-08

近年来,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得到深度开发, 这虽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等造成冲击。可持续的旅游开发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 居民是否能合理地分享旅游开发收益, 关系到旅游发展的稳定性<sup>[1]</sup>; 并且, 这对于形成民族特色的旅游经济增长,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 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如何? 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研究上述问题, 对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意义重大。

国外学者主要通过考察居民的感知, 来分析居民对旅游开发是否满意。如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其作为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重要方面, 决定着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 居民满意程度的降低, 最终不利于旅游项目的持续发展<sup>[2]</sup>。有的学者认为, 公共服务、环境、医疗服务、居民参与、正规教育、游憩服务和机会, 共同构成了居民感知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sup>[3-4]</sup>。有的学者从总体满意度、经济满意度、基础设施和服务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方面, 对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测评<sup>[5]</sup>。有的学者通过丰富的实证检验, 认为旅游开

发地与居民住址的距离<sup>[6]</sup>, 家庭对旅游经济的依赖程度<sup>[7]</sup>, 旅游地的开发阶段<sup>[8]</sup>, 性别、教育等人口统计学特征<sup>[9]</sup>, 居民对旅游规划和开发的参与程度<sup>[10]</sup>, 都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当然, 也有学者以“成本—收益”为切入点来考察旅游开发地的居民满意度。Gursoy 等将其划分为 5 个方面: 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成本<sup>[11]</sup>。相关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结构方程 (SEM)、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等模型, 结合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 实证探讨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黄芳<sup>[12]</sup>基于传统民居开发, 就旅游开发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进行了初步探讨。王德刚等<sup>[13]</sup>通过对河口“胶东渔村”的案例分析, 提出居民参与能有效地避免旅游开发中的信息失真、减缓利益冲突, 最终提高居民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程度。此外, Doxey 的阶段理论也被用于分析旅游中的居民满意度问题。熊剑平等<sup>[14]</sup>采用该理论研究发现,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 居民对乡村旅游正面影响虽总体强于负面影响, 但由于就业水平、管理制度等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强。所以, 尽管居民对当地旅

收稿日期: 2013-06-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实证研究”(11XMZ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长江上游典型库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11JJD790026); 重庆工商大学科研经费(1255011)。

作者简介: 黄 潇(1982-), 男,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数量经济。E-mail: hxlove@163.com

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但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sup>[15]</sup>。汪侠等<sup>[16]</sup>选择了 10 个引起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因素<sup>①</sup>,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总之,既有研究基于感知视角,对旅游开发中的居民满意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值得借鉴,但专门针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分析尚不多见,相关的调查资料也较为缺乏。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已成为促进地区发展和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值得高度关注。为此,本文拟通过对西部 6 省市 16 个民族聚居地的调查,探索提升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 一、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居民在多大程度上对旅游开发感到满意,这需要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得可靠的一手资料。基于此,本文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选取了典型性的地区进行分层抽样,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而为实证研究提供充实的材料。

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7—8 月,共回收 1 12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1 112 份,有效率为 99.37%。样本的地区分布如表 1 所示,覆盖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广西这 6 个西部省市,且选取的旅游开发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总的来说,样本能够反映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基本状况。

表 1 样本量分布表

调研地区	样本量	调研地区	样本量
重庆秀山洪安边城	129	四川白石头羌寨	28
重庆酉阳龚滩古镇	108	四川叠溪	23
重庆彭水阿依河	118	四川平头羌寨	20
云南大理古城	42	四川松藩川主寺	36
云南大理喜洲	235	四川松藩古城	28
云南丽江	24	四川九寨沟	17
云南丽江泸沽湖	18	贵州西江苗寨	59
广西桂林月亮山	59	贵州青岩古镇	68
广西桂林象鼻山	51	内蒙古满洲里	50

问卷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社会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收入等 10 项内容;第二部分为受访者参与旅游开发的情况调查;第三部分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包括旅游经济感知(14 项)、旅游社会文化感知(12 项)、旅游环境感知(7 项)这三类。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分为 7 个等级,分别以数字 1—7 进行表示,正面项目评价中,数

值越大表示赞同度越高;负面项目评价中,数值越低,表示对负项的认同度越高。

样本的统计分布如表 2 所示。不难发现:①从年龄分布看,大多数样本处于 20~50 岁之间,是劳动能力较为充沛的人口;②从民族分布看,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符合民族地区这一研究背景;③从收入分布看,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处于 2 500 元/月以下,与西部省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④按在本地居住时间来分,大多数居民在本地居住了 15 年以上,说明多数被访者是当地原住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感知更具参考性;⑤性别分布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并未出现明显的样本选择性偏差;⑥从受教育程度看,集中在完成 9 年义务制教育附近;⑦从被访者政治面貌看,党员占比为 10%,与调研的情况基本一致。

因此,总的来看,调查样本分布并未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偏差,说明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结果分析。

## 二、居民旅游开发感知的实证结果分析

在样本描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采用 Stata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与计算,从而明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1. 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程度

要明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程度,首先应明确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程度。据调查统计分析得知,有 44.51% 的被访者的职业与旅游相关,说明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有着较大影响。而进一步观察家庭从事旅游开发的比例,可反映出受调查的民族地区家庭经济活动对旅游的依赖程度。有 35.25% 的家庭参与了旅游业的开发,其中平均投资额度达 12.46 万元,平均经营年限达 5.84 年。这意味着,已经形成相对固定规模的旅游业经营群体,且投资旅游业也形成了一定的门槛。对于投资旅游业的家庭而言,旅游业是否构成了其主要经济来源呢?表 3 显示,59.59% 的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旅游业,其重要性一目了然。从旅游经营的投资类别看,大多数家庭从事商品售卖(51.55%),其次为餐饮(24.23%)、住宿(17.53%),说明家庭经营旅游业仍然是以提供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为主,较少涉及娱乐、观光等深度旅游开发项目。那么,64.75% 的家庭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原因是什么呢?表 3 显示,首

先是资金缺乏,因为根据调查得知投资旅游的平均支出为12.46万元,这对于民族地区的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较大开支;其次是劳动力短缺和经营机会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未参与旅游开发。

表2 样本的统计分布

变量	类别	样本量	占比/%	变量	类别	样本量	占比/%
年龄	≤20	86	7.73	在本地居住时间	[1,5)年	100	8.99
	(20,40]	499	44.87		[5,10)年	61	5.49
	(40,50]	253	22.75		[10,15)年	60	5.40
	>50	274	24.65		>15年	891	80.12
民族	汉族	296	26.62	性别	男性	507	45.59
	少数民族	816	73.38		女性	605	54.41
月收入	<800	266	23.9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11	27.97
	[800,1 500)	423	38.07		初中	421	37.86
	[1 500,2 500)	239	21.51		高中/职高	247	22.21
	[3 500,5 000)	121	10.89		大专及以上	133	11.96
	>5 000	63	5.59	政治面貌	党员	117	10.52
				其他	995	89.48	

表3 居民的旅游开发参与度

经营旅游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10以下	10~20	21~50	51~80	80以上		
占参与家庭的比例/%	4.35	13.55	22.51	28.39	31.20		
从事旅游经营的类别	住宿	餐饮	商品售卖	娱乐	交通	观光业	旅游中介
占参与家庭的比例/%	17.53	24.23	51.55	2.84	2.56	0.26	1.03
未从事旅游经营的原因	缺乏资金	无闲置劳力	无合适项目	缺乏经验	位置偏僻	健康状况	
占未参与家庭的比例/%	41.69	22.02	17.87	4.99	9.42	4.01	

总的说来,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旅游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到了较大比例,但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深度不强。而对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而言,资金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

## 2. 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

(1)经济发展感知。从表4不难看到,居民在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中,大多数群体认同旅游开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平均分5.55,得分5.00以上累计80.29%),这促进了当地居民旅游经营收入的增长(得分5.00以上累计73.10%),以及季节性旅游收入的增加(得分5以上累计71.75%)。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认知要低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认知,说明旅游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与地方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同步。而在生活环境方面,大多数个体基本认同旅游开发提高了地方(社区)的建设水平(平均5.10分)<sup>①</sup>。因此,对旅游开发前景抱有较高的正面预期(平均5.46分)也就不难理解。所以,总的说来居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在负面感知中,得分最高的是旅游收入分配不均(4.71分),45.05%的受访者给出了4分及以下。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居民参与度低,以及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是重要原因。

旅游开发所引致的商品需求上升,促使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提升(主要是物价、房价、生活成本的提高),这两项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39和4.48,其增加了居民的负面感知。

因此,尽管居民认为旅游开发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但旅游收入如何分配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并且物价水平的上升也会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影响感知。从表5可以看到,对于旅游开发提高了地方知名度,居民普遍认同(平均为5.46分,最高),而外来游客、投资的增多也的确使得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4.80分)。但是,在正面感知中,对剩余劳动力就业解决的感知得分并不高(4.86),说明旅游开发对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长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次,旅游开发也并未带给居民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对当地特色民族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冲击,所以,这两项的正面感知得分都不高(分别为3.95和4.27分)。

在负面感知中,得分越低说明居民对负向感知越不满意。其中,居民与游客、业主间的冲突得分最低(2.96),78.60%的个体选择了4分及以下。在调研中发现,文化差异、游客不良习惯以及开发商利益的索取,是造成居民与外界矛盾的主要原因。除此

之外,表 5 的负面感知数据还普遍反映出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干扰、犯罪和不良现象增加,这意味着旅游开发不仅仅要横向的规模扩大和盈利增加,还更要

纵向的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良好的公共治理。最后,由于旅游开发所引致的行业内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内部因为争取资源而产生矛盾(得

表 4 居民的经济感知

项目	感知程度分值分布/%							平均分	
	1	2	3	4	5	6	7		
正感知	旅游经营收入增加	4.14	3.24	5.85	13.67	25.36	23.11	24.63	5.21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2.61	2.52	4.86	9.72	18.99	29.88	31.42	5.55
	居住和生活环境提高	1.89	3.69	8.12	18.54	25.83	20.07	21.86	5.10
	旅游季节性收入增加	1.98	3.06	5.58	17.63	18.16	20.68	32.91	5.41
	旅游开发前景可观	0.81	1.44	4.68	15.11	24.10	29.23	24.63	5.46
负感知	旅游收入分配不均	4.41	6.65	14.39	19.60	18.62	15.47	20.86	4.71
	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	2.61	7.93	16.58	25.77	18.38	15.58	13.15	4.48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4.14	6.74	15.65	28.33	20.50	13.85	10.79	4.39

表 5 居民的社会影响感知

项目	感知程度分值分布/%							平均分	
	1	2	3	4	5	6	7		
正感知	提高了地方知名度	0.90	2.07	8.00	16.10	17.99	21.40	33.54	5.46
	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	3.24	5.40	13.58	19.24	20.86	19.15	18.53	4.86
	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11.80	12.32	17.52	18.97	16.82	11.96	10.61	3.95
	提高当地民俗文化留传	6.47	11.33	17.09	20.86	16.37	13.13	14.75	4.27
	使居民生活更加丰富	2.16	6.47	15.56	18.53	18.71	19.06	19.51	4.80
负感知	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干扰	24.00	16.28	15.65	16.73	10.79	8.37	8.18	3.31
	引发居民和游客、业主冲突	27.40	22.66	15.23	13.31	8.72	7.28	5.40	2.96
	因竞争影响到居民间关系	14.60	12.77	17.27	19.24	13.85	11.75	10.52	3.82
	犯罪和不良现象增加	28.50	19.06	15.38	13.58	8.72	8.02	6.74	3.05

分 3.82)。

(3)环境影响感知。表 6 给出了居民对于旅游开发所引致的环境感知。总的来说,对于旅游开发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硬件环境,居民普遍比较认同,说明居民的感知比较理性。事实上,旅游开发会带来源源商机,也会借此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旅游的规模性开发以及产值的快速增长,也会考验地区

居民的环保意识,在这一点上,居民的认同度相对较低(4.92 分),说明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再从负面感知来看,“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以及“污染物大量增加”两项中,分别有 63.68%和 67.31%比例的被访者选择了 4 分及以下,说明居民对于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规模过度扩张、污染物排放增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要实现旅游开发的长远发展,必须适度控制旅游的发展速度,防止过度开发。

表 6 环境影响感知

项目	感知程度分值分布/%							平均分	
	1	2	3	4	5	6	7		
正感知	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1.98	2.61	7.91	17.54	22.21	22.75	25.00	5.23
	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和保护	1.62	3.24	7.55	19.15	23.92	22.13	22.39	5.16
	旅游开发改善了交通条件	1.52	3.15	8.99	19.15	22.21	22.39	22.59	5.14
	环境卫生状况改善	2.34	3.60	10.25	18.17	23.65	18.53	23.46	5.06
	居民环保意识增强	1.91	4.41	13.85	20.86	19.24	18.53	21.40	4.92
负感知	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	10.80	17.72	15.38	19.78	15.56	10.34	10.42	3.84
	污染物大幅增多	16.40	17.18	15.56	18.17	13.04	9.62	10.03	3.64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三大类感知中,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方知名度提升等正面效应,表现出普遍认同态度;但

是,在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保护当地民俗文化、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正面感知得分较低,意味着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对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聚集、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方面,给

出了较低的得分,表明旅游开发中所引致的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适,需要治理。

### 3. 居民感知的影响因素探讨

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如果把居民感知看做一种特定环境下对旅游开发的“反映”,那么引致个体间反映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个体特征,通常可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社区因素、政治资本、地理位置等,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在旅游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感知。根据样本范围,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表征人力资本、家庭参与旅游开发表征职业、月收入表征物质资本、居住时间表征社区因素、政治面貌表征政治资本、居住地与景区距

离表征地理位置。把上述变量与经济、社会、环境三类影响进行方差分析,有助于厘清引致居民感知差异的原因。

为较为系统地考察居民的感知,调查从多个维度进行<sup>③</sup>。这虽然丰富了样本信息量,但若依次对每类影响中的每个感知进行方差分析,无论从模型节约性还是文章篇幅而言,都是不适宜的。所以,可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每类影响进行降维处理,这在保留样本原始信息的同时,也便于进行综合分析<sup>④</sup>。据此,可将得到的主因子得分用于方差分析。考虑到给出因子分析相关结果需要占用大量篇幅<sup>⑤</sup>,这里仅给出较为重要的因子得分矩阵(见表7),略去其他分析过程和结果,相关资料备索。

表7 因子得分矩阵

经济发展感知的因子分析		社会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		环境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旅游经营收入增加	0.280	提高了地方知名度	0.242	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0.216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0.264	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	0.254	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和保护	0.246
居住和生活环境提高	0.208	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0.276	旅游开发改善了交通条件	0.244
旅游季节性收入增加	0.255	提高当地风俗文化留传	0.323	环境卫生状况改善	0.245
旅游开发前景可观	0.250	使居民生活更加丰富	0.287	居民环保意识增强	0.224

(1)引致经济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从表8可以看到,模型总体显著( $P=0.000$ ),说明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会引致其经济感知的不同。具体而言:①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这两个因素并不显著地引致经济感知差异( $P$ 值大于5%)。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因为旅游开发并未对居民形成歧视性的挤出效应,因此无论居民居住地离景区多远、也无论是否党员,对旅游经济的感知大致

相同。②家庭参与旅游开发、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这三个因素,显著的引起了经济感知差异( $P$ 值小于5%)。一方面,家庭参与旅游开发程度越深、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更容易获得旅游收益。而在本地居住时间较长的个体往往是当地原住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比例并不高,因而其经济感知相对较低;而居住时间较短的大都是因投资或就业迁入的移民,旅游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其经

表8 经济感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值	P值
受教育程度	15.77	4	3.94	4.30	0.002
家庭参与旅游开发	11.06	2	3.53	3.59	0.007
月收入	22.94	4	5.73	6.25	0.000
居住时间	11.10	3	3.70	4.03	0.007
政治面貌	3.74	3	1.24	1.36	0.254
居住地与景区距离	6.33	4	1.58	1.73	0.142
模型整体	89.79	20	4.49	4.89	0.000

济感知相对较高。

(2)引致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表9中,整体上看每个个体在社会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00$ )。以5%作为显著性标准的话,只有居住时间这一因素没有显著的引起社会感知差异( $P=0.074$ )。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并不因个体居住时间长短而有所差异。

而 $P$ 值小于5%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月收入、政治面貌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等因

素,都会显著影响社会感知。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受教育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于旅游开发的评判不一。参与旅游开发的家庭,会发现其中更多的商机,其对社会影响的感知也不一致。而调查中发现月收入越高的个体,大都是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职业,因此对外部社会环境的感知也不一致。最后,党员群体由于宣传、职业等原因,对于社会影响的感知也会显著区别于其他群体。

(3)引致环境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表10

显示,模型总体仍然显著,说明居民的环境影响感知因个体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但具体而言,“月收入、居住地与景区距离、居住时间”这三个因素, $P$ 值都大于5%,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投资环境、交通设施、环保措施等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并不因为某个体处于较高的收入等级,或者在本地居住时间较久而出现明显感知差异。

然而,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政治面

貌这三个因素,却对应着明显不同的环境影响感知。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个体认识水平,又关系到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教育水平影响个体的环境感知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被访者的家庭参与旅游开发,会更熟悉旅游业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带来的投入,因此其感知是不同的。最后,被访者的政治面貌,关系到其接收的宣传知识及其对应的环境感知也是不同的。

表 9 社会影响感知的方差分析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值	$P$ 值
受教育程度	42.44	4	10.61	12.05	0.000
家庭参与旅游开发	23.09	2	11.54	13.11	0.000
月收入	8.45	4	2.11	2.4	0.048
居住时间	6.12	3	2.04	2.32	0.074
政治面貌	13.03	3	4.34	4.93	0.002
居住地与景区距离	12.49	4	3.12	3.55	0.007
模型整体	147.11	20	7.35	8.35	0.000

表 10 环境影响感知的方差分析

因素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值	$P$ 值
受教育程度	20.30	4	5.07	5.37	0.000
家庭参与旅游开发	18.53	2	9.26	9.80	0.000
月收入	5.28	4	1.32	1.40	0.233
居住时间	4.51	3	1.50	1.59	0.190
政治面貌	10.13	3	3.37	3.59	0.014
居住地与景区距离	8.48	4	2.12	2.24	0.063
模型整体	80.44	20	4.02	4.25	0.000

###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西部 6 省市 16 个民族聚居地的调查资料,收集了 1 112 个有效样本,从经济发展、社会影响、环境影响这三个维度,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法,对引致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并分别提出相应建议。

(1)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虽然旅游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到了较大比例,但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深度不强。而对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而言,资金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深度开发,不仅从旅游特色、旅游服务、旅游文化上

进行打造,而且还要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也就是要从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家庭的旅游经营活动的支持;同时,积极创新产业组织模式,通过联合经营、承包经营等方式,使居民分享到旅游发展的收益。例如,以旅游产品模块化为基础的旅游产品大规模定制,既拓宽了旅游服务内容、增加了就业,又加深了旅游开发层次<sup>[17]</sup>。

(2)在“经济发展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三大类感知中,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方知名度提升”等正面感知,表现出普遍认同的态度;但是,在“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保护当地民俗文化、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正面感知得分较低,意味着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所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放在旅游开发地软环境的建设上,例如:为居民提供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劳动技能培训、推广民族文化传播

和保护、对居民和游客进行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培训等。

(3)居民对“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聚集、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负面感知给出了较低得分,这正是旅游开发引起的负效应,也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提醒我们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还需更多关注旅游的社会效应。对于旅游资源,不能仅看到短期利益而过度开发,而是需要合理统筹安排旅游景区的发展规划,进行有序的多层次开发。同时,对于旅游对当地文化、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通过宣传加以引导,又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例如,把旅游所得收入用于当地教育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等。

(4)引致居民对旅游开发感知差异的因素分解中,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就业、收入等物质层面,还会影响认知等精神层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感知也越强烈。

(5)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有助于直接获得旅游收益,直接关系到其感知水平。这说明,要提升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把当地居民融入旅游业发展是必然途径。但是要看到当前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有限,其原因仍在于居民的旅游开发参与程度不高。

(6)家庭月收入越高的个体,其经济、社会感知越高,但环境感知差异却不明显。这说明,尽管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居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满意程度,但无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都形成了较为强烈的环境意识。因此要因势利导,发挥先富群体的带头作用,进而在整体上推进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7)居住时间的长短并不显著影响社会和环境感知,但在经济感知方面有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旅游发展对居住时间较短的居民带来了好处,他们大都是因投资或就业迁入的移民;同时,也表明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带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8)政治面貌为党员,其在经济方面的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差异,说明党员身份并不是区分经济满意与否的标志。最后,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越大,其对社会感知越敏感。这说明,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民族地区居民造成了较大冲击。所以,应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同时,保护好当地少数民

族的文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SHELDON P J, ABENOJA T. Resident attitudes in a mature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Waikiki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22): 435-443.
- [2] DAVIS D, ALLEN J, CORSENZA R M.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2): 2-8.
- [3] ALLEN L R, BEATTI R J. The role of leisure as an indicator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life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84, 16(2): 99-109.
- [4] ALLEN L R, LONG P T, PERDUE R R.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1): 16-21.
- [5] SMITH M D, KRANNICH R S. Tourism dependence and resident attitud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4): 783-802.
- [6] BELISLE F J, HOY D R.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ourism by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Santa Marta, Colombia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0, 7(1): 83-101.
- [7] LEPP A. Attitudes towards initi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community with no prior tourism experience: the case of Bigodi, Uganda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8, 16(1): 5-22.
- [8] ALFONSO V S, NURIA P B, MARIA A P. Explaining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Is a universal model possibl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460-480.
- [9] YU C P, CHARLES H C, SHU T C. Measuring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1): 57-63.
- [10] WANG H, YANG Z P, LI C, et al. Mino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 case of Kanas Tuva villages in Xinjiang, Chin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6): 759-764.
- [11] GURSON D, RUTHERFORD D G.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495-516.
- [12] 黄芳. 传统民居旅游开发中居民参与问题思考 [J]. *旅游学刊*, 2002(5): 54-57.
- [13] 王德刚, 于静静. 旅游开发与居民感知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旅游科学*, 2007(4): 50-56.
- [14] 熊剑平, 刘承良, 严琪. 城郊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分析——以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7): 23-44.
- [15] 徐燕, 任步攀.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分析——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实证研究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0(4): 18-22.

- [16] 汪侠,甄峰,吴小根,等. 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以广西阳朔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5): 841-851.
- [17] 徐珊,白玉. 临潼区旅游业大规模定制的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 104-108.

### 注 释:

- ① 这 10 个因素是: 旅游地生命周期、居民对旅游经济的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主客接触程度、使用旅游设施的频率、在旅游地居住时间、居住地距核心景区的远近、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
- ② 从调研情况看, 主要是道路、水电设施、通讯等基础设施较旅游开发前, 大为改善, 群众与外界的沟通更加普遍。
- ③ 例如, 经济的正面感知、社会的正面感知、环境的正面感知, 各有 5 个选项。
- ④ 例如, 选取经济影响中的 5 个正面感知进行因子分析, 并把第一主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居民对经济影响的综合感知得分, 再用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这样一来, 既保留了样本信息, 又简化了分析过程。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的因子分析过程同上。
- ⑤ 比如, 需要列出主成分提取过程, 因子载荷矩阵等数据, 必然会占据较大篇幅, 因此予以省略。相关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 Dos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Residents' Satisfaction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A Survey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Six Provinces in Western Areas

HUANG Xiao<sup>1</sup>, HUANG Da-yo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2. 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Based on 1120 samples in sixtee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and six western provinc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concerning degrees of loc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in areas featur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by the application of factor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only one third of the households participate in affairs relevant to tourism, the majority of whom get involved in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ccommodation, catering and shopping industry and etc. In terms of positive perception, the residents are kee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limate,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awareness yet insensitive to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 terms of negative perception, people are highly awar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tensive population and lack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degrees of perception vary significantly to other 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come level. With regard to political status and distance between residence and scenic spots, no obvious perception disparity can be seen.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at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ourism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public services in quest for a higher level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Key words**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utility analysis; varianc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刘少雷)